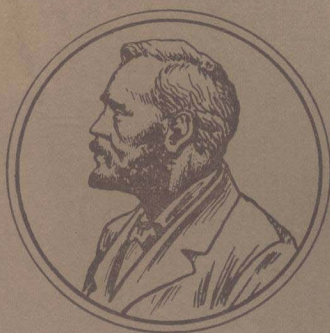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作字圖
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9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 羅曼·羅蘭著 傅雷譯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7112024 · 7117871 · 3941960

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 · 翻印必究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9



羅曼·羅蘭

Romain Rolland

1915

獲獎

Abby Hermann
 de la rue Nankin.
 à Léon Tolstoï
 à Jasná Poljana
 par Goula

羅曼·羅蘭的手稿



羅曼·羅蘭



羅曼·羅蘭與甘地合照



法國的克拉姆西，為羅曼·羅蘭的誕生地。

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羅曼·羅蘭

(法國)

Romain Rolland

得獎評語：

「爲了向他的文學著作之崇高理想主義，以及他對真理的同情與愛表示敬意；以這種同情與愛，他描寫了種種不同的人類典型。」

壁。」

謝與愛指示通融，以重歸同謝與愛，謝與愛丁辭辭不同的人談與

「氣丁向謝的文學藝術之與高野野主舞，以及謝與愛野的同

野與愛

因為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，一九一五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沒有舉行。

瑞典學院的頒獎辭與羅曼·羅蘭的致

答辭從缺。

Kouyiu

羅曼

· 羅蘭

(老)

約翰克利斯朵夫

羅曼·羅蘭 著
傅雷 譯



主 編／陳映真 策 劃／沈登恩

顧 問／白先勇・王禎和・姚一葦・何 欣・葉石濤
尉天驄・胡菊人・高信疆・胡金銓・痲 弦

譯 者／湯新楣・喬志高・郭博信・黃美序・鄭 臻
劉啓分・杜國清・葉維廉・李歐梵・鍾 玲
翁廷樞・王潤華・劉以鬯・方 瑜・李永熾
孟祥森・黃文範・宋碧雲・高大鵬・邱豐松
李魁賢・黎登鑫・黃燕德・戴 天・也 斯
景 翔・楊月蓀・蔡進松・莫 渝・鍾 文
陳 黎・陳曉林・王鴻仁・何 欣・邱剛健
翹 翹・吳煦斌・楊 澤・梁錫華・簡清國

助理編輯／張恒豪・楊順明・林秋蘭・黃燕德・吳福成

作者畫像／吳耀忠・梁正居・邱美月

美術顧問／黃永松・黃金鐘・水禾田・莊 靈



羅曼·羅蘭與泰戈爾合照

◎ 羅曼·羅蘭文學研究

羅曼·羅蘭文學研究 夫朵爾·保克·德爾

目錄

羅曼·羅蘭

得獎評語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 傅雷譯 1

羅曼·羅蘭及其作品 1537

羅曼·羅蘭得獎經過 1549

羅曼·羅蘭作品年表 1555

黎明·清晨·少年

卷一 黎明



濛濛曉霧初開，皓皓旭日方升……

江聲浩蕩，在屋後奔騰。整天，雨水打在窗上，一層水霧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。昏黃的天色黯澹了，室內是一股燠悶之氣。

初生的嬰兒在搖籃裡欠動。老人進來時雖把木履卸在門外，他的步子仍使地板格格作響，孩子啼哭了，母親從床上彎出身來安慰他；祖父摸索着點起燈來，使他不害怕黑夜。火光中顯出老約翰·米希爾紅紅的臉，粗硬的白鬚，憂鬱的神氣與銳利的眼睛。他走近搖籃；外套發出潮濕的氣味，腳下拖着一雙大藍布鞋，魯意莎對他做手勢叫他不要走近。她淡黃色的頭髮幾乎像白的一樣，面目很瘦削；綿羊般和善的臉上有斑斑的赤痣，蒼白的大嘴唇不容易合攏，微笑時有些怯生生的樣子；眼睛是深藍的，沒有神采的，眼珠只有極小的一點，但含有無限的溫情；——她凝視着孩子。

孩子醒過來，哭了。驚慌的目光望四下裏亂轉，多可怕啊！深沉的黑暗，劇烈的燈光，渾沌初鑿

的頭腦裏的幻覺，包圍着他的窒悶的、蠕動不已的黑夜，無邊的陰影中放射出尖銳的刺激、痛苦、和幽靈，好似眩人眼目的光線一般；這些巨大的面龐威臨着他，這些眼睛直視着他，直透入他內心使他莫名其妙！……他沒有力氣叫喊，嚇得不能動彈，張着眼睛與嘴，只在喉嚨裡喘氣。他的虛胖的大頭縮皺成可笑而又可憐的怪樣子；臉上與手上的皮膚是帶紫的褐色，又有些黃黃的斑點。

——天哪！他生得多醜！老人用着肯定的語氣說。
他把燈放在桌上。

魯意莎擡起着嘴，好似一個挨了罵的小姑娘。約翰·米希爾闕着她笑道：

——你不見得要我說他好看罷？即使說了，你也未必相信我。罷，這也不是你的過錯，小孩子都是這樣的。

孩子本來給燈光與老人的目光怔得發呆了，此刻纔回復過來開始叫嚷，或許他覺得母親的目光在撫慰他，鼓勵他訴苦。她對他張開着手臂，說：

——把他遞給我罷。

老人照例發他的議論了：

——孩子啼哭的時候是不該遷就的，應該讓他叫喊。

但他仍舊走過來，抱起嬰兒咕嚕道：

——我從沒見過這樣難看的。

魯意莎用灼熱的手接住了孩子，藏在懷裡。她端詳着他，露出一副又慚愧又歡喜的笑容：
——喔，我的小乖乖！她羞慚地說道：你多難看，多難看，我多愛你！

約翰·米希爾回到火爐旁邊，扳着面孔把火薪撩撥了一下。但莊嚴陰沉的臉上浮着微笑：

——好媳婦，他說：得了罷，不要懊惱了，他還有時間改變呢，而且這又有什麼關係？我們不過巴望他做一個好人罷了。

嬰兒與溫暖的母體接觸之下，立刻安靜了。只聽見他唧唧的忙着吸乳。約翰·米希爾在椅上望後微微一仰，重又誇大其辭的說道：

——天下最美的莫過於一個誠實的君子。

他停了一刻，考慮應否把這項思想再行引申下去；但他覺得已經無話可說。於是靜默了一會之後，又用懊惱的聲音問道：

——怎麼你丈夫還不同家？

——我想他在戲院裏，魯意莎怯生生地回答。他有預奏會要參加。

——戲院已經關門了。我剛纔在門前走過，這又是他的一句謊話。

——不，不要老是責備他！或許我誤會了。他大概爲教課的事情耽擱了時光。

——那也應該回來了，老人不高興地說。

他躊躇了一會，重又低聲問她，似乎有些羞愧的神氣：

——他又……了麼？

——不，父親，不，父親，魯意莎急急回答。

老人瞅視她，她躲避他的目光。

——這是假的，你說謊。

她悄悄的哭了。

——天哪！老人一邊喊一邊望火爐上踢了一腳。撥火棒大聲掉在地下，把母子倆嚇了一跳。

——父親，我懇求您。魯意莎說：他要哭了。

嬰兒遲疑了一會，不知應該啼哭還是繼續吃奶；但因兩者不能同時並進，也就決定了後者。
約翰·米希爾放低了聲音，怒氣勃勃的說道：

——我對老天做了甚麼惡事而要有這醉鬼的兒子？我所過的生活真是够受了，什麼都沒得享受！
……但你，你，你難道不能阻止他麼？哼，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把他羈留在家裏的話！……

魯意莎哭得更傷心。

——不要再訶責我了，我已經這樣的苦惱！我所能做的都已做過。您真不知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多麼害怕！好像一直聽到他上樓的脚步聲，我等他開門進來，心裡想着：天哪！不知他又是什麼模樣了？……想到這層我就難過。

她抽咽着，渾身顫抖。老人不安起來。他走過來，把散亂的被單擦在她抽搐不已的肩上，用他粗大的手撫摩着她的頭：

——呃，呃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在這裡。

她爲了孩子的緣故安靜下來，勉強裝出笑容：

——我不該和您說這種話。

老人望着她，搖了搖頭：

——可憐的妮子，我決不是送了你一件美麗的禮物。

——這是我的過錯，她說。他不該娶我，他一定後悔他做的事。

——你要後悔什麼呢？

——您很明白。您自己也曾因為我嫁了他而生氣。

——不要說了。這是實情，我當初有些傷心。像他這樣一個男子——我可不用怕你難堪的說，——受過很好的教養，又是優秀的音樂家，真正的藝術家，——大可別有企圖，不必追求像你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人，既不門當戶對，也不是音樂界中的人。一百多年來，姓克拉夫脫的就沒娶過一個不懂音樂的媳婦！——但你知道我究竟並沒恨你，認識你之後，我便愛惜你。而且事情一經決定，再也不容重翻舊案，唯有老老實實的盡自己的本分纔對。

他回頭坐下，停了一會，用他慣常宣說道理時莊嚴的態度說道：

——人生的第一要義是盡本分。

他等待對方的異議，望火爐裏吐了一口唾沫；隨後，因為母子倆都沒有什麼表示，他想繼續說下去，——却又咽住了。

他們不再說話了。約翰·米希爾坐在火旁，魯意莎坐在床上，兩人都悲哀地幻想着。老人雖然那麼說，依舊想着兒子的婚事，非常痛心。魯意莎也想着這件事情，埋怨自己，雖然她並沒有可以埋怨自己的地方。

她從前是一個女僕，當她嫁給約翰·米希爾的兒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脫時，大家都覺得駭怪，她自己尤其莫名其妙。克拉夫脫家雖然沒有什麼財產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萊茵河畔的小城中是很受